



中国
历史
通俗
演义

· 上卷 · 蔡东藩 / 著

南北史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
国
历
史
通
俗
演
义

· 下卷 · 蔡东藩 / 著

南北

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史演义/蔡东藩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ISBN 978-7-80211-648-1

I. 南…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004 号

南北史演义·上卷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正斌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682 千字

印 张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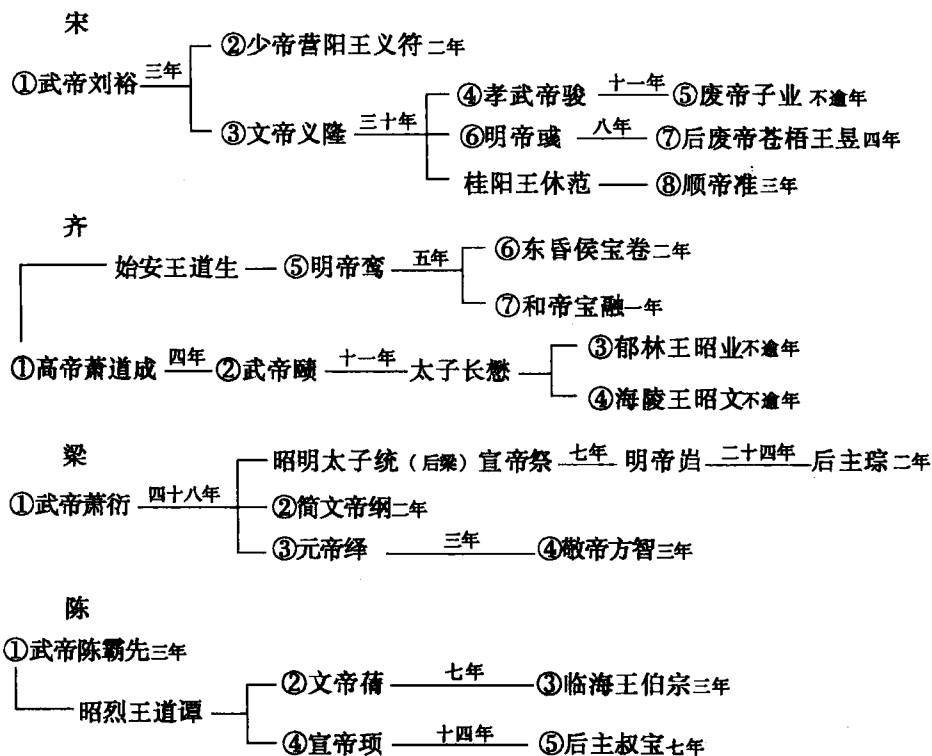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80 元 (全三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南史世系图



北史世系图

魏

①道武帝拓跋珪——二十三年——②明元帝嗣——十五年——③太武帝焘——二十八年——景穆太子晃——④文成帝浚——十四年

⑤献文帝弘——六年——⑥孝文帝宏——二十九岁——改姓元氏——⑦宣武帝恪——十六年——⑧孝明帝诩——十三年——广陵王羽——

⑨节闵帝恭——二年——
 广平王怀——
 京兆王愉（西魏）文帝宝炬——十七年——废帝欸三年
 清河王怿——清河王亶（东魏）孝静帝善见十七年——恭帝郭三年复姓拓跋氏

彭城王勰——⑨孝庄帝子攸三年

齐

神武帝高欢——
 ①文宣帝洋——十年——②废帝殷不逾年
 ③孝昭帝演——二年——
 ④武成帝湛——五年——⑤后主纬——十一年——⑥幼主恒不逾年

周

文帝宇文泰——
 ①孝闵帝觉不逾年
 ②明帝毓——四年——
 ③武帝邕——十八年——④宣帝赟——不逾年——⑤静帝阐三年

隋

①文帝杨坚——二十四年——②炀帝广——十三年——元德太子昭——
 ③恭帝侑二年——
 ④恭帝侗二年——

南北朝主要人物

文明冯太后 即文成文明皇后（442～490），北魏文成帝皇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谥文明。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直接促成了之后的魏孝文帝改革。

谢灵运 （385～433），南朝宋诗人，是南北朝时代与陆机齐名的诗人，擅长山水诗。

刘义庆 （403～约 443），南朝宋文学家。其对后世最主要的贡献为《世说新语》。

沈 约 （441～513），字休文，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其主要作品为《晋书》120 卷和《宋书》。与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陆倕等人并称“竟陵八友”。

江 淹 （444～505），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其最有名的作品为《恨》《别》两赋。两赋状景写物，抒情感怀，无不丝丝入扣，极文笔之妙。但其后期可称道作品甚少，因此有了“江郎才尽”的典故。

徐 陵 （507～583），南朝梁陈间诗人，骈文家。字孝穆。流传后世的主要作品为《玉台新咏》10 卷。

颜之推 （531～约 595），字介，后人最为熟知的作品为《颜氏家训》。

范 晔 （398～445），字蔚宗，南朝刘宋时期的杰出史学家，史学名著《后汉书》的作者。

范 缜 （约 450～约 515），南朝齐、梁时思想家，无神论者。字子真。著有《神灭论》《答曹思文难神灭神》（即《答曹舍人》）。

陶弘景 （456～536），字通明，道教思想家、医学家、炼丹家、文学家，自号华阳隐居，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医学家。著有《本草经集注》七卷。

出版前言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包括前汉、后汉、两晋、南北史、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等十一种。从1916年至1926年间，蔡东藩花费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上下两千余年、七百多万字的煌煌巨著。其时间跨度之长，涉及人物之众，篇幅之巨，堪称演义之最。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学和史学巨献。

作者蔡东藩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在著述这部历史演义时，蔡东藩在史料上一遵其“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铁闻为纬，不尚虚诬”的原则，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对史料选择和运用都经过一番审慎的考核。因此，这一套断代史通俗读物问世后，流传很广，成为人们阅读正史的参考读物。而且，它采用人们所喜爱的演义体著述，语言通俗畅晓，符合一般大众的阅读习惯，容易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起到了正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当然，限于作者的生活年代和历史的局限，蔡东藩在选择史料和解释历史方面，难免带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其大汉族主义观点、对农民起义的看法，以及对女性的偏见，等等。相信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自行鉴别和分析。

在重新出版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其他一些版本对本书进行了必要的校勘，对少数如今书写已经改变的文字和词语做了少许的修正，对作者的一些显然不太恰当并且可有可无的评注，进行了少量的删节。限于出版者的水平所限，本书可能仍然存在不少的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二〇〇八年五月



自序

子與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夫孔子惧乱贼，乱贼亦惧孔子。则信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笔削之功为甚大也。春秋以降，乱贼之迭起未艾，厥惟南北朝，宋武为首恶，而齐而梁而陈，无一非篡弑得国，悖入悖出，忽兴忽亡，索虏适起而承其敝，据有北方，历世十一，享国至百七十余年。合东西二魏在内。夷狄有君，诸夏不如，可胜慨哉！至北齐、北周，篡夺相仍，盖亦同流合污，騷騷乎为乱贼横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盗国，虽得混一南北，奄有中华，而冥罚所加，躬遭子祸，阿摩弑君父，贼弟兄，淫烝无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过也。二孙倏立倏废，甚至布席礼佛，愿自今不复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貽殃，则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惨报乎？然则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过渡时代，例以旧史家正统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

沈约作《宋书》，萧子显作《齐书》，姚思廉作梁、陈二书，语多回护，讳莫如深，沈与萧为梁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为唐臣，犹曲讳梁、陈逆迹，岂以唐之得国，亦仍篡窃之故智与？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陈乃不忍直书与？彼夫崔浩之监修魏史，直书无隐，事未藏而身死族夷。旋以谄谈狡佞之魏收继之，当时号为“秽史”，其不足征信也明甚。《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北周书》成于令狐德芬，率尔操觚，徒凭两朝之记录，略加删润，于褒贬亦无当焉。《隋书》辑诸唐臣之手，而以魏征标名。魏以直臣称，何以张衡传中，不及弑隋文事，明明为乱臣贼子，而尚曲讳之，其余何足观乎？若李延寿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书之旁参，有此详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详者，兹姑不暇论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后人或讥其失宜，窃谓春秋用夷礼则夷之，李氏固犹此意也。嗟乎！乱臣贼子盈天下，即幸而牢宠九有，囊括万方，亦岂真足光耀史乘流传后世乎哉？



自序

本编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拾摭事实，演为是书；复因年序之相关，合南北为一炉，融而冶之，以免阅者之对勘，非敢谓是书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后尘。但阅正史者，常易生厌，而览小说者不厌求详。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与！抑尤有进者，是书于乱贼之大防，再三致意，不为少讳。值狂澜将倒之秋，而犹欲扬汤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书之体例，已数见前编之各历史演义中，兹姑不赘云。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第 一 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1
第 二 回	起义师入京讨逆 迎御驾报绩增封	8
第 三 回	伐燕南冒险成功 捍东都督兵御寇	14
第 四 回	毁贼船用火破卢循 发军函出奇平谯纵	21
第 五 回	捣洛阳秦将败没 破长安姚氏灭亡	27
第 六 回	失秦土刘世子逃归 移晋祚宋武帝篡位	34
第 七 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丧良将胡骑横行	41
第 八 回	废营阳迎立外藩 反江陵惊闻内变	48
第 九 回	平谢逆功归檀道济 入夏都击走赫连昌	55

第 十 回	逃将军弃师中虏计 亡国后侑酒作人奴	62
第 十 一 回	破氏帅收还要郡 杀司空自坏长城	68
第 十 二 回	燕王弘投奔高丽 魏主焘攻克姑臧	74
第 十 三 回	捕奸党殷景仁定谋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81
第 十 四 回	陈参军立栅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虏将	88
第 十 五 回	骋辩词张畅报使 貽洩溺臧质复书	95
第 十 六 回	永安宫魏主被戕 含章殿宋帝遇弑	101
第 十 七 回	发寻阳出师问罪 克建康泉恶锄奸	108
第 十 八 回	犯上兴兵一败涂地 诛叔纳妹只手瞒天	115
第 十 九 回	发雄师惨屠骨肉 备丧具厚葬妃嫔	122
第 二 十 回	狎姑姊宣淫鸾掖 辱诸父戏宰猪王	129
第二十一回	戕暴主湘东正位 讨宿孽江右麇兵	136



第二十二回	扫逆藩众叛荡平 激外变四州沦陷	143
第二十三回	杀弟兄宋帝滥刑 好佛老魏主禅统	150
第二十四回	江上堕谋亲王授首 殿中醉寝狂竖饮刀	157
第二十五回	讨权臣石头殉节 失镇地栢林丧身	164
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废主出宫 弑魏帝淫姬专政	171
第二十七回	膺帝篆父子相继 礼名贤昆季同心	178
第二十八回	造孽缘孽儿自尽 全愚孝愚主终丧	185
第二十九回	萧昭业喜承祖统 魏孝文计徙都城	192
第三十回	上淫下烝丑传宫掖 内应外合刃及殿庭	198
第三十一回	杀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沉冤	205
第三十二回	假仁袭义兵达江淮 易后废储衅传河洛	212
第三十三回	两国交兵齐师屡挫 十王骈戮萧氏相残	219



第一回 射蛇首兴王呈预兆 睹龙颜慧妇忌英雄

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变乱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圣帝明王，善自贻谋，也不能令子子孙孙万古千秋地太平过去，所以治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国数千万里疆域，好几百兆人民，自从轩辕黄帝以后，传至汉、晋，都由汉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为中国所不齿，不说他犬羊贱种，就说他虎狼遗性，最普通的赠他四个雅号，南为蛮，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这蛮夷戎狄四种，只准在外国居住，不许他闯入中原，古人称为华夏大防，便是此意。界划原不可不严，但侈然自大，亦属非是。

汉、晋以降，外族渐次来华，杂居内地，当时中原主子误把那怀柔主义待遇外人，因此藩篱自辟，防维渐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内，以生以育，日炽日长，涓涓不塞，终成江河。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国，迭为兴替，害得荡荡中原，变做了一个胡虏腥膻的世界。后来弱肉强食，彼吞此并，辗转推迁，又把十六国土宇，浑合为一大国，叫作北魏。北魏势力，很是强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其时汉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几个枭雄，抵制强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我汉族的衣冠人物，还算留贻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沦胥。无如江左各君，以暴易暴，不守纲常，不顾礼义，你篡我窃，无父无君，扰扰百五十年，易姓凡三，历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约英明的少，昏暗的多，评论确当，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两个能文能武（武指太武帝焘，文指孝文帝宏），经营见方，修明百度，扬武烈，兴文教，却具一番振作气象，不类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昏淫荒唐，未免奚落，尝呼南人为枭夷，易华为夷，无非自取。南人本来自称华胄，当然不肯忍受，遂号北魏为索虏。口舌相争，干戈继起，往往因北强南弱，累得江、淮一带，烽火四逼，日夕不安。幸亏造化小儿，巧为





播弄，使北魏亦起内讧，东分西裂，好好一个魏国，也变做两头政治，东要夺西，西要夺东，两下里战争未定，无暇顾及江南，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始终不能展足，局促一隅，苟延残喘。及东魏改为北齐，西魏改为北周，中土又作为三分，周最强，齐为次，江南最弱，鼎峙了好几年，齐为周并，周得中原十分之八，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险些儿要尽属北周了。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杨坚，篡了周室，复并江南，其实就是仗着北周的基业，不过杨系汉族，相传为汉太尉杨震后裔，忠良遗祚，足孚物望；更兼以汉治汉，无论南北人民，统是一致翕服，龙角当头，王文在手（均见后文），既受周禅，又灭陈氏，居然统一中原，合并南北。当时人心归附，乱极思治，总道是天下大定，从此好安享太平，哪知他外强中乾，受制帷帘，阿么（场帝小名）小丑，计夺青宫，甚至弑君父，杀皇兄，杀庶母，骄恣似苍梧（宋主昱），淫荒似东昏（齐主宝卷），愚蔽似湘东（梁主绎），穷奢极欲似长城公（陈主叔宝），凡江左四代亡国的覆辙，无一不蹈，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训，一古脑儿撇置脑后，衣冠禽兽，牛马据襟，遂致天怒人怨，祸起萧墙，好头颅被人斫去，徒落得身家两败，社稷沦亡；妻妾受人污，子弟遭人害，闹得一塌糊涂，比宋、齐、梁、陈末世，还要加几倍扰乱。咳！这岂真好算做混一时代么？小子记得唐朝李延寿，撰南北史各一编，宋、齐、梁、陈属南史，魏、齐、周、隋属北史，寓意却很严密，不但因杨氏创业，是由北周蝉蜕而来，可以属诸北史，就是杨家父子的行谊，也不像个治世真人，虽然靠着一时侥幸，奄有南北，终究是易兴易衰，才经一传，便尔覆国，这也只好视作闰运，不应以正统相待。独具只眼。小子依例演述，摹仿说部体裁，编成一部《南北史通俗演义》，自始彻终，看官听着，开场白已经说过，下文便是南北史正传了。虚写一段，已括全书大意。

且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江南丹徒县地方，生了一位乱世的枭雄，姓刘名裕字德舆，小字叫作寄奴，他的远祖，乃是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国彭城，子孙就在彭城居住。及晋室东迁，刘氏始徙居丹徒县京口里。东安太守刘靖，就是裕祖，郡功曹刘翹，就是裕父，自从楚元王交起算，传至刘裕，共历二十一世。裕生时适当夜间，满室生光，不啻白昼；偏偏婴儿堕地，母赵氏得病暴亡，乃父翹以生裕为不祥，意欲弃去，还亏有一从母，怜惜侄儿，独为留养，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翹复娶萧氏女为继室，待裕有恩，勤加抚字，裕体益发育，年未及冠，已长至七尺有余。会翹病不起，竟致去世，剩得一对嫠妇孤儿，凄凉度日，家计又复萧条，常忧冻馁。



裕素性不喜读书，但识得几个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骑射，乡里间无从施技；并因谋生日亟，不得已织屨易食，伐薪为炊，劳苦得了不得，尚且饕餮鲜继，饥饱未匀；惟奉养继母，必诚必敬，宁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亏。揭出孝道，借古风世。一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觉疲倦，遂就讲堂前假寐。僧徒不识姓名，见他衣冠褴褛，有逐客意，正拟上前呵逐，忽见裕身上现出龙章，光呈五色，众僧骇异得很，禁不住哗噪起来。裕被他惊醒，问为何事？众僧尚是瞧着，交口称奇。及再三诘问，方各述所见。裕微笑道：“此刻龙光尚在否？”僧答言：“无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恐被日光迷目，因致幻成五色。”众僧不待说毕，一齐喧声道：“我等明明看见五色龙，罩住尊体，怎得说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与多辩，起身即行。既返家门，细思众僧所言，当非尽诬，难道果有龙章护身，为他日大贵的预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黄昏就寝，还是狐疑不决，辗转反侧，蒙眈睡去。似觉身旁果有二龙，左右蟠着，他便跃上龙背，驾龙腾空，霞光绚彩，紫气盈途，也不识是何方向何地，一任龙体游行，经过了许多山川，忽前面笼着一道黑雾，很是阴浓，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倚瞩，却露着一线河流，河中隐隐现出黄色（黑气隐指北魏，河中黄色便是黄河，宋初尽有河南地，已兆于此），那龙首到了此处，也似有些惊怖，悬空一旋，堕落河中。裕骇极欲号，一声狂呼，便即惊觉，开眼四瞧，仍然是一张敝床，惟案上留着一盏残灯，临睡时忘记吹熄，所以余焰犹存。回忆梦中情景，也难索解，但想到乘龙上天，究竟是个吉兆，将来应运而兴，亦未可知，乃吹灯再寝。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不消多时，便晨鸡四啼，窗前露白了。

裕起床炊爨，奉过继母早膳，自己亦草草进食，已觉果腹，便向继母禀白，往瞻父墓，继母自然照允。裕即出门前行，途次遇着一个堪舆先生，叫作孔恭，与裕略觉面善。裕乘机扳谈，方知孔恭正在游山，拟为富家觅地，当下随着同行，道出候山，正是裕父翹葬处。裕因家贫，为父筑坟，不封不树，只耸着一杞黄土，除裕以外，却是没人相识。裕戏语孔恭道：“此墓何如？”恭至墓前眺览一周，便道：“这墓为何人所葬，当是一块发王地呢。”裕诈称不知，但问以何时发贵？恭答道：“不出数年，必有征兆，将来却不可限量。”裕笑道：“敢是做皇帝不成？”恭亦笑道：“安知子孙不做皇帝？”彼此评笑一番，恭是无心，裕却有意，及中途握别，裕欣然回家，从此始有意自负，不过时机未至，生计依然，整日里出外劳动，不是卖履，就是斫



柴；或见了飞禽走兽，也就射倒几个，取来充庖。

时当秋日，洲边芦荻萧森，裕腰佩弓矢，手执柴刀，特地驰赴新洲，伐荻为薪。正在俯割的时候，突觉腥风陡起，流水齐嘶，四面八方的芦苇，统发出一片秋声，震动耳鼓。裕心知有异，忙跳开数步，至一高涧上面，凝神四望，蓦见芦荻丛中，窜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头似巴斗，身似车轮，张口吐舌，状甚可怖。裕见所未见，却也未免一惊，急从腰间取出弓箭，用箭搭弓，仗着天生神力，向蛇射去，飐的一声，不偏不倚，射中蛇项，蛇已觉负痛，昂首向裕，怒目注视，似将跳跃过来，接连又发了一箭，适中蛇目分列的中央，蛇始将首垂下，滚了一周，蜿蜒而去，好一歇方才不见。裕悬空测量，约长数丈，不禁失声道：“好大恶虫，幸我箭干颇利，才免毒螫。”说至此，复再至原处，把已割下的芦荻，捆做一团，肩负而归。汉高斩蛇，刘裕射蛇，远祖裔孙，不约而同。次日，复往州边，探视异迹，隐隐闻有杵臼声，越加诧异，随即依声寻觅，行至榛莽丛中，得见童子数人，俱服青衣，围着一臼，轮流杵药。裕朗声问道：“汝等在此捣药，果作何用？”一童子答道：“我王为刘寄奴所伤，故遣我等采药，捣敷患处。”裕又道：“汝王何人？”童子复道：“我王系此地土神。”裕慨然道：“王既为神，何不杀死寄奴？”童子道：“寄奴后当大贵，王者不死，如何可杀？”裕闻童子言，胆气益壮，便呵叱道：“我便是刘寄奴，来除汝等妖孽，汝王尚且畏我，汝等独不畏我么？”童子听得刘寄奴三字，立即骇散，连杵臼都不敢携去。裕将臼中药一齐取归，每遇刀箭伤，一敷即愈。裕历得数兆，自知前程远大，不应长栖陇亩，埋没终身，遂与继母商议，拟投身戎幕，借图进阶。继母知裕有远志，不便拦阻，也即允他投军。

裕辞了继母，竟至冠军孙无终处，报名入伍。无终见他身材长大，状貌魁梧，已料非庸碌徒，便引为亲卒，优给军粮，未几即擢为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会稽妖贼孙恩作乱，晋卫将军谢琰，及前将军刘牢之，奉命讨恩，牢之素闻裕名，特邀裕参军府事。裕毅然不辞，转趋入牢之营。牢之命裕率数十人，往侦寇踪，途次遇贼数千，即持着长刀，挺身陷阵，贼众多半披靡。牢之子敬宣，又带兵接应，杀得孙恩大败亏输，遁入海中。

既而牢之还朝，裕亦随返，那孙恩无所顾惮，复陷入会稽，杀毙谢琰。再经牢之东征，令裕往戍勾章。裕且战且守，屡败贼军，贼众退去，恩复入海。嗣又北犯海盐，由裕移兵往堵，修城筑垒。恩日来攻城，裕募敢死士百人，作为前锋，自督军士继进，大破孙恩。恩转走沪渎，又浮海至丹徒。丹

徒为裕故乡，闻警驰救，倍道趋至，途次适与恩相遇，兜头痛击。恩众见了裕旗，已先退缩，更因裕先驱杀人，似生龙活虎一般，哪里还敢抵挡？彼逃此窜，霎时跑散。恩率余众走郁州。晋廷以裕屡有功，升任下邳太守。裕拜命后，再往剿恩。恩闻风窜去，自郁州入海盐，复自海盐徙临海，徒众多被裕杀死，所掳三吴男女，或逃或亡。临海太守辛景，乘势逆击，杀得孙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自投海中，往做水妖去了（孙恩了）。

恩有妹夫卢循，神采清秀，由恩手下的残众推他为主，于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荆州刺史桓玄，方都督荆、江八州军事，威焰逼人。安帝从弟司马元显，与玄有隙，玄遂举兵作乱，授卢循为永嘉太守，使作爪牙。安帝即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并加黄钺，调兵讨玄。遣刘牢之为先锋，裕为参军，即日出发。

行至历阳，与玄相值，玄使牢之族舅何穆来作说客，劝牢之倒戈附玄。牢之也阴恨元显，意欲自作下庄，姑与玄联络，先除元显，后再除玄，裕闻知消息，与牢之甥何无忌，极力谏阻，牢之不从。裕再嘱牢之子敬宣，从旁申谏，牢之反大怒道：“我岂不知今日取玄，易如反掌？但平玄以后，内有骠骑，猜忌益深，难道能保全身家么？”联络桓玄，亦未必保身。遂遣敬宣赍着降书，投入玄营。

玄收降牢之，进军建康（即晋都）。元显毫无能力，奔入东府，一任玄军入城。玄遂派兵捕住元显，及元显党羽庾楷、张法顺，与谯王尚之，一并杀死，自称丞相，总百揆，都督中外。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撤去兵权。牢之始惊骇道：“桓玄一入京城，便夺我兵柄，恐祸在旦夕了！”嗟何及矣。

敬宣劝牢之袭玄，牢之又虑兵力未足，不免迟疑。当下召裕入商道：“我悔不用卿言，为玄所卖，今当北至广陵，举兵匡扶社稷，卿肯从我否？”裕答道：“将军率禁兵数万，不能讨叛，反为虎伥，今桀桀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已失望将军，将军尚能得广陵么？裕情愿去职，还居京口，不忍见将军孤危呢。”言毕即退。

牢之又大集僚佐，议据住江北，传檄讨玄。僚佐因牢之反复多端，都有去意，当面虽勉强赞成，及牢之启行，即陆续散去，连何无忌亦不愿随着，与裕密商行止。裕与语道：“我观将军必不免，君可随我还京口。玄若能守臣节，我与君不妨事玄，否则设法除奸，亦未为晚！”无忌点首称善，未与牢之告别，即偕裕同往京口去了。

牢之到了新洲，部众俱散，日暮途穷，投缢自尽。子敬宣逃往山阳，独

